



责任编辑：王维砚

E-mail:ghxwghzk@126.com

G 追梦·一线职工风采录

弧光父子



赵春青 绘

本报记者 邹偶然 本报通讯员 魏金金

日前，在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浙江选拔赛上，宁波技师学院16数控焊接(五)班的丁澄洋获得焊接项目第1名，入选浙江省集训队。

“将门无犬子”。丁澄洋的父亲丁卫松就是一位老焊工。丁卫松在绍兴柯桥水务集团排水公司从事焊接工作30年，曾获得全国技术能手等荣誉，还是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的领衔人。

“电焊不是我最初的选择。”19岁的阳光男孩丁澄洋说。

2016年，中考成绩不理想，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？当时16岁的丁澄洋感到迷茫。

“学一门技术，踏踏实实做一名技术工人。”父亲丁卫松开口了，但家里的反对声此起彼伏。

在行业内，焊接被称为“最不要脸”的工作，工作时要戴着面罩，脸上不蜕掉几层皮，眼睛不红痛几次就入不了这个“门”。丁澄洋从小就看到爸爸经常带着“一身汗、一脸黑、一身怪味儿”回家。

2016年，丁澄洋怀着矛盾的心情走进了宁波技师学院。当年，恰逢学校世赛项目焊接技术集训队选拔人才，丁澄洋通过学校层层筛选，入选集训队。酷暑中，穿着厚厚的防护服在近40摄氏度的车间里训练，被汗水浸透的T恤能拧出水来，被溅起的火花灼伤眼睛、烫伤皮肤是常事。

“爸，我不想学了，当电焊工感觉抬不起头来。”2017年暑假回绍兴时，丁澄洋一度想要放弃。

第2天，丁卫松带着儿子来到他工作的车间。丁卫松穿上橘色工作服，扎稳马步，两块钢板在一道蓝色的电弧之后凝结在一起。那条焊缝上一片片整齐均匀的铁“鳞片”让丁澄洋感到神奇——父亲是怎么做到的？

“世界上的金属制品，75%需要焊接，焊接技术直接决定了产品质量。”丁卫松对儿子说：“作为一线技工，我对这个‘工’字有着特别的理解，‘工’字既是工人的工，也是工程师的工。要成为一名优秀工程师首先要成为一名优秀工人。”

这时，懵懂少年似乎有了清晰目标：做一名像父亲一样优秀的焊工。回到学校，丁澄洋专心学习电焊技术，慢慢享受焊接带来的乐趣；当漆黑的夜晚，一道道强烈的电焊弧光迸发时，多么炫酷；一缕缕紫蓝色的轻烟飘扬时，多么优美；均匀整齐的铁“鳞片”发出耀眼的金属光泽时，电焊工多么幸福。

荒漠高原“玩风车”

本报记者 那生祥

驱车行驶在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切吉地区的公路上，公路两旁不时掠过一排排“大风车”，一直延伸到山的那边，硕大无比的风机叶片在天空中划出优美的弧线……这些“大风车”正将高原风能转换为电能输入国家电网。

“爸爸，这是什么啊？”黄河水电公司工程建设分公司职工许建军在和儿子手机视频时，儿子一边摆弄着风电场的风机模型，一边一脸认真地问。

“这是‘大风车’呀！”许建军得意地告诉儿子：“爸爸工地上有好多这样的‘大风车’呢！”

没想到，4岁的儿子犹豫了一下，喃喃道：“爸爸，那你不上家陪我过生日，是因为你在工地‘玩风车’吗？”两个多月没回家的许建军，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回答。

许建军负责的“海南州特高压外送基地风电项目”其实就像他的另一个孩子，只不过这个孩子生长在共和县切吉地区的荒漠化草原。

“公司接到竞标任务后，安排我牵头制定风电板块的投标方案，20天里，我组织现场踏勘累计行程近万公里。”许建军说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最终许建军负责的风电板块一举中标。

项目获得开发权，一切才刚刚开始。中标后的几个月，许建军带领公司员工按计划完成了工程建设招标，现场征地、施工临建等一系列准备工作。原本想在春节后大干一场，但突如其来的疫情，留给他们喘气的机会。

现场200多名留守工人的生活如何保障？防疫物资是否够用？一个个待解的问号，让许建军片刻都不能安心。他在春节期间完成自我隔离后，第一时间乘车赶赴项目施工现场。

作为青海首批复产复工的重点项目，2月中旬以来，来自20多个省市、1800余名施工及管理人员返回项目工地，严密的防控措施实现了“零输入”的目标。

“就是因为爸爸在工地‘玩风车’，小朋友们才能在家里安心心地做游戏。”在视频中，许建军对儿子说。



眼下，虽已立秋，但各地“热”情持续，不少劳动者仍在岗位上接受“烤”验，辛勤付出。他们在烈日下穿行于城市的大街小巷，在建设工程地挥汗如雨，忙施工、赶进度，在百米高空不惧骄阳……正是这些普通劳动者的奋斗与坚守，保证着城市的正常运转，守护了千家万户的“清凉”。

阳光很烈，你们很美。在这些用汗水和奉献写下的战高温故事里，那一张张挂满汗水的面孔，一件件浸透汗渍的工装，一句句朴实无华的话语，一份份汗水淋漓的担当，也在激励我们攥紧拳头、埋头苦干，找到质朴如初的奋斗力量。平凡如你，不平凡亦如你。——编者

在“烤箱”里给仪器“体检”

本报记者 钱培坚 本报通讯员 黄兴

外面有烈日烘烤，里面有机器加温，再加上柴油机散发的机油味，发动机舱俨然一个大烤箱。在这个面积不足5平方米的密闭空间内，与船为伍30年的上海市公安局水上巡逻支队船艇保障组警长李勤，在近50摄氏度的高温下，仔细检查着舱内的各个仪器，只为确保巡逻船能够正常航行。

面对高温“烤”验，这位经验丰富的老船长已经连续奋战了两周有余。

5平方米，50摄氏度

毒辣辣的日头悬挂空中，上午9时，李勤如同往常一样，在巡逻队出发前，检查所有巡逻船艇的动力系统以及仪器仪表。

刚拉开动力舱的舱门，一股热浪从下方扑来，灼得人不禁向后退了一步。稍稍通了会儿风，李勤麻利地沿着梯子进入动力机舱内。面积不足5平方米的空间内摆放着两台大型机器，狭窄的过道很难并排站下两个人。

最让人难受的是舱内的高温。此时室外温度超过30摄氏度，舱内温度至少升高了10摄氏度。记者在舱内待了5分钟，胳膊上已经浮起了一层汗，身上的衣服几乎全被汗水打湿。

“我们挑选队员时，一定要选身形瘦削的。我有个徒弟，长得有点胖，每次检查完动力舱，都跟洗了澡一样，身上没有一处干的地方。”李勤一边检查动力系统，一边抹着额头上的汗水，“舱内闷热，再加上柴油味，可不就是一个烤箱嘛！”

面对每年都如期而至的高温“烤”验，为保证水域治安巡逻工作顺利开展，船艇适航率、安航率“双一百”是首要任务，李勤总是顶着烈日、冒着酷暑，奋战在高温一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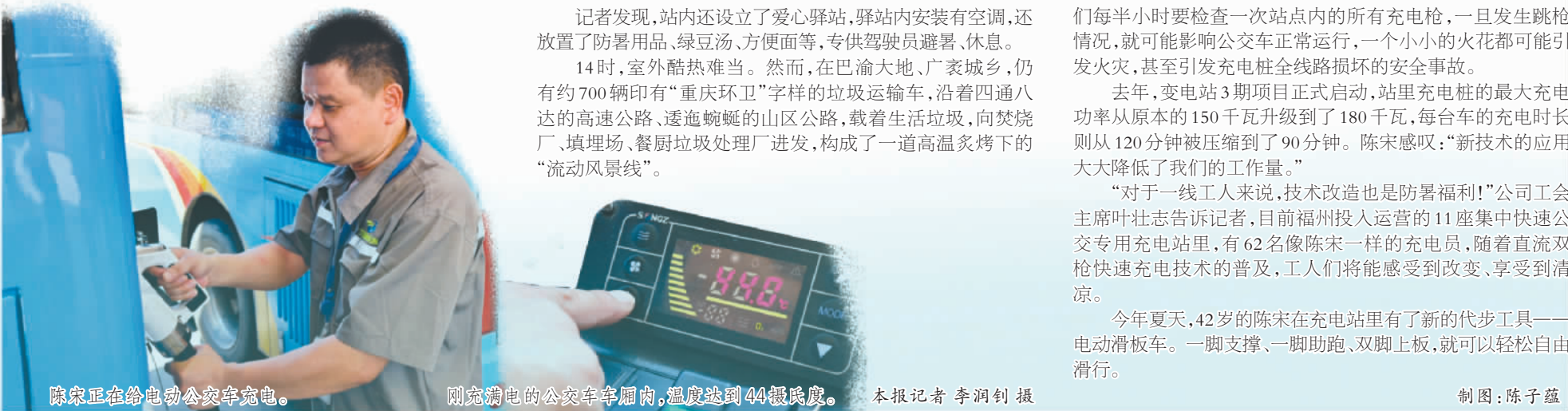
“从军装到警服，我没选错”

李勤从事船艇相关工作已有30余年，大半辈子和船艇没分开过。1987年，他参军入伍，1989年，考上陆军船艇学院，毕业后分配到陆军船艇某部成为战士。他从轮机兵升为轮机长，再升为上海警备区后勤部船队队长，部队里所有与船艇相关的岗位他都轮值过。

2009年转业时，李勤本来有很多选择，但是他已经离不开船了。

“心里还是想在船上干，毕竟船艇驾驶、轮机这门手艺，我不想丢，不想放弃，对这身制服也有些不舍。”最终李勤选择了上海市公安局水上巡(交)警支队，一待就是11年。李勤现在担任船保组警长，带着徒弟们负责支队23条船艇、摩托艇的运维保养工作。

“每天虽然忙碌，尤其是现在天热，去机舱检查一圈，衣服就干了湿，湿了干，但是我很满足现在的工作，心里有一种很充实的感觉。”检查完船只，李勤接过记者为他准备的矿泉水，“咕咚咕咚”一下子喝了半瓶，“现在，边防和港航公安分局管理的水域面积越来越大，从黄浦江延伸到长江、近海，管理的船艇也越来越多，后面陆续还会有海船入列。但是，我还是想说，从军装到警服，这个选择，我没选错。”



陈宋正在给电动公交车充电。

刚充满电的公交车车厢内，温度达到44摄氏度。

本报记者 李润钊 摄

制图：陈子蕴

G 人来人往

让好制度为劳动者“遮阳”

邓崎凡

今年，不仅三伏天长达40天，而且处于疫情防控常态化之下，很多劳动者不得不穿戴口罩、手套等防护装备工作。两相叠加，劳动者经受着更加严峻的高温“烤”验。

实际上，每年这个时间段，有关高温劳动保护的话题总能引起广泛关注，越来越多的部门、用人单位、劳动者也都更加重视高

温权益保护。环卫工人、快递小哥、建筑工人……特别是对这些重点人群的关注，推动着高温劳动保护制度逐渐完善落实。

高温之下，对劳动者最可靠的保护，莫过于让他们覆盖在“制度荫凉”之下。

目前，《职业病防治法》《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》以及许多地方性法律法规，都对高温作业环境下的劳动保护作出了相关规定，各地各级工会也纷纷出台“凉策”为户外劳动者“降温”。

然而当务之急，还是要督促用人单位按照政策法规要求，落实防暑降温主体责任。

是否遵守了法律法规规定？是否建立健全了防暑降温工作制度？高温津贴是否及时足额发放……劳动监察部门、工会组织对用人单位的检查督促，正有效促进劳动者的高温权益得到保障。

此外，要给高温下劳动者的自我防护创造条件。很多劳动者，收入与工作量挂钩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他们不愿意休息。所以，一方面劳

动者要意识到“身体是最大的本钱”，量力而行；另一方面，更合理的薪酬考核机制，是对劳动者最好的保护。

最后，社会各方面的理解和关爱，对劳动者尤为重要。少扔一袋垃圾，少一分催促，就能给环卫工人和快递小哥减轻很多工作压力；提供一块阴凉休息场所，递上一杯水，也许就能解决他们的大问题。从这个角度讲，高温劳动保护，人人有责。